

风起钱塘文丛

爱上出行

白虹/著

人生新路标

renshengxinlubiao

登临千古极致

大众文艺出版社

风起钱塘文丛

人生
新路
标

登
临
千
古
极
致

爱上出行

白虹/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起钱塘文丛/浙江省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主编.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2(2005.12重印)

ISBN 7-80171-643-4

I. 风… II. 浙…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1695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香河县鑫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625 字数 2350 千

2005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ISBN 7-80171-643-4/I·420

总定价:298.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010-64062964

目 录

A 向往高原

向往高原	(3)
看得见灵魂的地方	(7)
莲花湖的珍宝	(11)
天街	(15)
又见杨柳	(18)
月光依旧	(21)

B 我和大漠有个约定

诗魂的涅槃	(27)
大漠香格里拉	(31)
我和大漠有个约定	(34)
高原英雄梦	(37)

C 永远的诱惑

不熄的火塘	(43)
开花的夜晚	(46)
女神的姐妹花	(48)
生命的歌舞	(51)
永远的诱惑	(53)

D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57)
问渠那得清如许	(60)
赶巴扎	(63)
古老的羊皮书	(66)
打驴的	(69)
秦时明月汉时关	(71)
四面鸣沙半月泉	(73)
大哥,你好吗	(76)
家在远方	(79)
梦里不知身是客	(82)

E 心中的绍兴

此曲只应江南有	(87)
千年沉醉	(89)
未庄的夜晚	(91)
问世间情为何物	(93)
香林缘	(96)
心中的绍兴	(100)

F 梦里水乡

梦里水乡	(105)
相约潜溪	(108)
此溪定入桃源去	(111)
月光下的楠溪江	(114)

小溪舂的快乐	(116)
“红灯笼”之夜	(119)
小竹溪派对	(121)
春江南	(124)

G 深山古韵

深山古韵	(129)
陌上花开缓缓归	(132)
斗岩的魅力	(135)
悠悠松阳	(138)
攀登玉苍	(141)
碗窑如歌	(144)
走近平屋	(147)
老树春深更著花	(151)
从画中走出来的文昌阁	(155)

H 三看梅

邂逅一杯好茶	(161)
醉茶	(164)
青山为樽水为酒	(167)
三看梅	(169)
赏梅与喝夜茶	(171)
月光下的风信子	(174)
我说宋城	(176)

I 吉祥的红帽子

吉祥的红帽子	(181)
--------------	-------

烤羊晚会	(185)
哦,大草原	(187)
刘导	(190)
三妹子豆腐	(193)
涕泗横流终不悔	(196)
大快朵颐小吃街	(198)

J 高原姑苏

高原姑苏	(203)
纳西小吃煎凉粉	(206)
性急吃不成菠萝蜜	(208)
金梭岛尝洱海虾	(210)
韵味无穷三道茶	(212)
八角亭畔烧烤香	(214)

K 大东海

花开见佛	(219)
鬼国都城	(221)
世俗的画卷	(224)
千年遗迹人犹颂	(226)
重庆之怪	(228)
嗨,老板娘	(230)
庐山的雾	(232)
大东海	(234)
男人树和女人树	(236)

L 萝累莱的河

萝累莱的河	(241)
鸽翅驮着祈祷	(244)
忧郁的古堡	(247)
巴西之夜	(249)
书海浪花	(251)
微笑的比萨	(254)
关门法律	(256)
自由的上帝	(259)
跳蚤市场	(261)
坐火车	(264)
通心粉难熟	(266)

M 闲适的日子

星期天	(271)
后记	(286)

* A 向往高原 *

或许那里有过我灵魂的故乡、精神的家园、
前世的亲人。

向往高原

那在西藏的十个日日夜夜此时呼啦一下涌到我的眼前,如诗如歌,如梦如幻。

那是一个多少年来令我魂牵梦绕的高原啊!我想,这一定是我的北方血统中有某些和高原民族相通的基因,要不然我何以会从小至今都如此偏爱高原的歌,一唱起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雪山草原就会如痴如醉,回肠荡气;要不然何以一提起青藏高原,提起西藏我就会热血沸腾,心中就会涌起急切的向往,仿佛要回归阔别的故乡。或许那里有过我灵魂的故乡,有过我精神的家园,有过我前世的亲人?

也许由于太多的向往、太多的期盼,所以,当我真的要去西藏了,我简直有些不知所措。我忙乱、兴奋、紧张、忐忑地听从所有人的热情建议,准备衣服、鞋子、水果、保温杯、防晒霜、墨镜,还有救心丸、西洋参、感冒药、消炎药……我调动记忆中一切关于西藏的知识,却发现只找到一些空泛的概念。于是,在杭城八月燥热难当的中午,我骑着单车一身大汗地在书店里搜寻关于西藏的书籍,虽然只找到一两本,且写得也不太好,我还是饥不择食,生吞活剥地将一个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吞下去。

出发前一夜,我做了一夜的梦:车坏了,要迟到了,我急得直跳脚;好不容易赶到集合地点,却发现乘坐的是一艘旧轮船,这要何年何月才能到西藏啊!正纳闷,闹钟响了:凌晨3点。4点汽车开往上海机场。路上有人一看机票,发觉航班出发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偏偏高速公路上又是修路又是车祸,而那辆半新不旧的中巴

使出浑身解数也开不了多快。怎么也赶不上航班了！忙给航空公司打电话，对方说最多只能等我们5分钟。一车人急得如坐针毡。还有12分钟了，机场已遥遥在望，一行人做了分工，有的负责冲办登机手续，有的负责运行李……车未停稳，小伙子已一个箭步冲下车飞奔而去。当全队人马气喘吁吁地赶到，才发觉一场虚惊：是售票处弄错了起飞时间，我们的时间绰绰有余！长吁了一口气，团长说：“我肚皮饿煞哉！”

终于向西藏飞去。到西安，着陆、起飞；到西宁，着陆、起飞。真是应了好事多磨的老话，从凌晨4点上路直到下午4点，飞机终于像一只巨型铁鸟，徐徐降落在西藏贡嘎机场——世界最高的机场上。我仿佛是降落在一个不知名的星球上，四周环绕着一圈黑黝黝的群山，头顶是宝石般的蓝天，蓝天上飘着闪银光的白云。高原的阳光从头顶上泼洒下来，将我从头到脚淋了个透！我跺跺脚，发觉已真实地踏在青藏高原的土地上，我欣喜若狂、百感交集，脑海中忽然一片空白。

旅行社的导游小李一见面就给我们每个人献上了一条哈达。那洁白柔软的哈达犹如高原上的一片白云围在我的脖子上，我的耳边响起一支歌：“把所有的祝福连成哈达献给你……”这是我歌唱过无数次的哈达呀，这吉祥如意的祝福像亲人的微笑，将我们迎进拉萨。

在海拔平均4000米的高处，空气的密度和空气中的含氧量几乎只有海平面上的一半，高山反应就在我们来不及看清拉萨的时候出现了。胸闷、气急、头痛、呕吐……谁也预料不到自己对高原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模样的。无论你年长或年少，无论你强壮或孱弱，无论你有无准备都得接受高原给你的见面礼——高山反应。我的头痛欲裂是在半夜时分开始的。起先是耳鸣，接着后脑勺开始痛并越来越凶，只觉得心脏好像从胸中挪到了后脑壳下，脉搏在后脑跳动，两只耳朵能清晰地听到跳动的声音，嘭嘭嘭，像击鼓，每击一次，就像往脑海里扔进一块石头，疼痛就如涟漪般一圈一圈地

扩展开来,那又钝又重的疼痛仿佛要将我的灵魂从肉体中挤压出去,连翻身都不敢大动作。就这样熬到天亮,有人找来了氧气袋,吃止痛片、吸氧,这剧痛才逐渐缓解下来。在西藏的十天,这种夜间的剧痛就一直陪伴着我,我只得靠氧气袋来维持时断时续的睡眠,吸会儿氧入睡,不久被头痛弄醒,再吸会儿氧……有一次,半夜里氧气吸完了,头痛难忍,我竭力安顿自己的情绪,听着时间滴滴答答地在屋角坠落,过得真慢呀。我不忍将好不容易甜睡一次的同伴唤醒,悄悄起来去总台充氧气,到了总台见服务员小姐裹着大衣睡得正香,不好意思叫醒她,又抱着空袋子回来;又有一次,辗转反侧直到天色微白,只好将同伴叫醒。在日喀则晨光熹微的街头,她步履匆匆地四处寻找医院为我充氧气。在拉萨、在日喀则、在泽当,我很少上街,上街多半就是抱着那只蓝黄相间的空氧气袋找医院充氧气。

可是,当高原的阳光一洒在我身上时,我就像服了兴奋剂一样,在高原那奇异的磁力和张力中复活,生命突破以为已经到达的极限,发散出超越常规的能量与活力,在这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高原上,我鲜活如初、灵动如风。我开启了全部的感官,最大可能地接受着高原的信息。3000 万年前的古特提斯海——古地中海的一部分——消沉后又隆起、强烈抬升了4000 米的神秘地域,世界上最高大、最年轻的高原上美到极致的神山圣湖,那没到过西藏就不可能见到的蓝天和白云;那天上宫阙一般的布达拉宫,那世界上最大的寺院,那长长的转经道上的转经人、叩长头者和僧人,那神秘的风马旗、玛尼堆、转经筒、煨桑炉、酥油灯,那终日里萦绕不绝的噶玛呢呗咪唑六字真言,那浓得像空气一样的宗教氛围;那随风飞扬、动人心弦的歌,热情洋溢、粗犷奔放的舞;那浓浓的酥油茶、醉人的青稞酒、喷香的糍粑奶渣……令人手忙脚乱、目不暇接。那种猝不及防的震撼与感动冲击着我,身体和灵魂同时承受着高原的洗涤和锤击,迸发出奇异的火星,相比之下,出发前读的书、站在别处看的西藏竟是如此的苍白。

我仿佛也成了一个虔诚的转经人，一经踏上了那条转经道，就身不由己地向前向前，忘却了时间，忘却了自己是谁、来干什么，就这样匆匆而去又匆匆而归，就像出发前你根本想像不出自己将会在西藏经受些什么而无法做好充分的准备。回来后西藏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中也是迷蒙的一片，几次想对家人叙说却不知从何说起。那曾使我激动不已的一切都仿佛藏匿到了某个隐秘的角落里，而我丢失了开启的钥匙，只有在西藏时路途上司机反复播放的那盘磁带中歌手亚东用那充满磁性的男声唱的那首《唱给太阳》的旋律，时时在我耳边萦绕。而回来三天后的汇报会上，我只说了一句“大约生命中与西藏有缘”却突然热泪盈眶，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那在西藏的十个日日夜夜此时被一种神秘的机缘激活，从它们隐身的地方呼啦一下涌到我的眼前，如诗如歌，如梦如幻。我不得不得问自己：“我真的圆过一个高原的梦了吗？”

看得见灵魂的地方

愿世间的一切苦难都由我一人承担，愿所有的幸福
都与世人分享。

从贡嘎机场乘车沿雅鲁藏布江逆行，过曲水大桥后，车就沿着拉萨河畔的公路向拉萨城驶去。远远地，车窗外的路旁，出现了两个身影，他俩面朝拉萨，走三步，双手合十，高举过头，然后五体投地，双手前伸，将全身伸展成“一”字，磕头，起立，再向前走三步……他们全身伏地的时候，土灰色的衣衫和土灰色的地面几乎融为一体，轻扬起来的尘土，像一股从车窗外扑来的带着浓烈宗教气息的风，给初踏上西藏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天后，在拉萨熙熙攘攘的八廓街上，当两位磕长头者的身影出现的时候，人们默默地让开了道。我不知他俩是否就是我在公路上见到过的人。这是两位年轻的藏民，风尘仆仆，衣衫和鞋子都已不辨原色，一条长至小腿的厚帆布围裙挂在前身，已磨出了大洞小洞，套在手掌上的木板已不知换过多少副了，浑身土灰色犹如两座泥塑。他俩磕的是等身长头：双手合十，高举过顶，再从头顶移至额、唇、胸，拱揖三次，然后匍匐在地，双手直伸，磕头触地。他们的额头上沾着泥土，中间渗出些许血丝。在人声鼎沸、人头攒动的八廓街上，他俩如入无人之境，心无旁骛，目视前方，憔悴的脸上神情肃穆，一丝不苟地重复着磕长头的仪式。

他们从何而来，一路风餐露宿了多久，是什么驱使他们采取这种近乎残酷的朝圣方式，当他们历尽艰辛来到拉萨、来到布达拉、来到大昭寺，来到他们心目中的圣地时，是欣喜是感慨是幸福是满

足还是别的什么……我被无数问题困惑着，呆呆地目送着两个身影消失在长街尽头。

在西藏，人们认为一生要磕足十万个头。有许多人选择这种磕长头的方式，去圣地神山圣湖朝圣。他们从几百里几千里之外的地方启程，几个月、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三步一叩，用身体丈量着朝圣的路。听说朝圣的规矩是极严格的，上路后只准诵经不能讲话，过雪山江河等不能磕头的距离过后要如数补磕……朝圣的日子是艰辛的，经年累月，日晒雨打，饥寒病痛……没有极其虔诚的心、没有超越常人的意志是难以坚持到底的。他们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神的最大虔诚，来实现他们的祈求。而他们的祈求是什么呢？“愿世间的一切苦难都由我一人承担，愿所有的幸福都与世人分享。”“愿天下众生都得到佛祖保佑，都享平安快乐。”这是几位花了一年时间沿途乞讨着磕长头到拉萨的人说的。他们祈求的是一种很精神很宽泛甚至有点几近虚幻但却是很美好的东西。

有人说，宗教本是生命的无奈；生命以宗教为颜料描绘自己的终极归宿、终极祈愿。在自然条件极其艰苦的雪域高原，连最起码的氧气都那么稀薄，更不用说其他了，生命的过程变得简单，步履匆匆。藏民们甚至简单到连姓氏都省略了。在西藏，有的人用吉祥的词做自己的名字，如卓玛——仙女、次仁——长寿、顿珠——如意；有的人干脆用自己出生的日子做名字，尼玛、达娃、米至、拉巴、普布、巴桑、边巴，就是星期日、星期一至星期六……我的一位旅伴一直很为此发愁，这个“星期五”和那个“星期五”、这个“仙女”和那个“仙女”究竟如何区分呢？没有了姓氏，三代以上的人要弄清血缘关系就有点儿吃力了，倘若像我们那样动辄就要修家谱，几十代几百代地排下来，更是难事了。可尼玛、达娃们似乎没想过这些事，他们很洒脱地把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放在一旁，毫不在乎。

其实何止是姓氏，甚至是血肉之躯、生死大事。我听到过一首名为《缘》的歌，歌中唱道：“阿妈曾经说，我们来到人间是前世修来

的福;爱人对我说,我俩相遇是命中注定的缘;阿爸曾经说,我们走过世界是普渡来世的路。命也是缘,缘也是命,踏上人生路,才知道世间有太多的悲欢离合……”既然来到人世是神的恩赐,所以当生命结束时,在诵经超度灵魂后,人们乐于将灵魂交给风,将身躯交给鹰,一同飞上蓝天,“神身无形消逝如彩虹”。在一周年的时候,家人们会用喜庆的方式来纪念死者,庆贺生命的重新开始。生命就像高原上的青稞,长了一茬又一茬,生生灭灭,循环往复,自然而然。生死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

然而,就是这些生活在简单甚至艰辛中的人们,却如此地看重灵魂与神祇的交流,只有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中的人们才会将最美好的愿望寄予永恒和来世。祈祷是一块永远生长着希望的土壤。人们在祈祷中铸造着灵魂的殿堂,灵魂的净化、心性的修炼、精神的提升,还有一切美好的向往都在朝圣的过程中了。因演唱《阿姐鼓》、《天唱》而名闻遐迩的歌手朱哲琴在西藏体验生活时说过一句很生动的话:“在西藏你能看到灵魂,它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事情,精神真正显现。”无数个苦行僧般的磕长头者用他们灰色的身影、磕出了硬茧的额头营造出西藏这块土地上极浓的宗教氛围。人们甚至已经分不清宗教与生活的界限,生活在宗教里,宗教在生活中。对于一些人来说,诵经礼佛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能,生命的基本需求,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是他们的灵魂与神对话的最直接的方式,无须去寻根究底和刻意习练。他们匍匐着身躯面对世界,无所谓甘苦,无所谓贫寒,无论采取的是何种方式,都殊流同源、殊途同归,出发于虔诚,归结于升华,用心感受佛的博大、深邃和慈悲,从而善待生命和一切生灵。

我在西藏女作家马丽华的书中看到过这样的描述:“此时此地,正是这群人孜孜以求多年的如梦境界,单调卑微的生命在这个瞬间璀璨地放射光华。此时此地,这群已超凡脱俗的人,这群除去自身之外几乎一无所有的人,正在做的一件动人的事就是,他们满怀至上的幸福与仁慈,为全人类祝福。祝福世间所有的生灵时时